

毛詩注疏

冊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四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樊與反

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與

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汗辱之汗烏路反令字說文作營云小聲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箋云豈弟樂易也

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愷開在

疏彼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

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

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

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

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

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

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極猶營營青蠅止于榛○榛中反又側巾反○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十四之三 小雅甫田之什 中華書局聚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

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

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音亦莫衍他代飲酒齊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

其色曰酒徐又莫顯反幽王致政教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親而行之沈湎於酒無

武公所令使天刺時也而效之致政教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親而行之沈湎於酒無

齊節度淫液不止遂成風俗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

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

幽王之文見於其時之言刺時可以目之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親下迎鄭以

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言刺時可以目之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親下迎鄭以

之則王朝亦沈湎國之君臣也沈湎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言沈湎淫

也沈湎者尚書微子曰用沈湎亂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泯爾以酒箋云朝

天不同爾顏色以酒誥注云齊色曰酒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湎然使

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曰酒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湎然使

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之荒廢卒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

章號古以駮今次二章刺古大射之荒廢卒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

卒章號古以駮今次二章刺古大射之荒廢卒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

天語之民以明其君臣也此天化之效上凡此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

之語之民以明其君臣也此天化之效上凡此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

化之宜居於淫泆之勢理在久之意也箋小淫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

遲云咏嘆之淫泆之勢理在久之意也箋小淫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人之法曰醉之飲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酒以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射上二章皆陳古者先於首章傳曰為燕射無祭祀之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禮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法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悅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笙鼓是燕時之樂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悅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笙鼓是燕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引而致之樂既和而奏可使神明降福之意燕樂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引而致之樂既和而奏言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邊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燕後論射而首章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之射大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卒章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四章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昏亂唯卒章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讓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與毛同耳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讓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之大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密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邊豆有楚穀核維旅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邊實有桃反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鍾鼓既設舉疇逸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大侯既抗弓矢斯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中華書局聚

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諸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
張張皮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衛烈祖其非祭與○抗若浪反斯張
亦字鵠戶沃反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衛烈祖其非祭與○抗若浪反斯張
如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猶奏也射夫衆射者也獻
己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猶奏也射夫衆射者也獻
○射者乃登射各比其志反中丁仲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云發也祈求也箋
與所以糲拾發也故論語曰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
拾其劫反爭更也飲於鵠禮賓之時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隨
反下同爭更也飲於鵠禮賓之時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隨
其左而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有核而桃梅維旅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
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蒞醢之役與有核而桃梅維旅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
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爵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而後止飲而行將
射鍾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而後止飲而行將
射事君之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位遂各呈奏爾侯之時又亦張之矣
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後使中以求爲
功此射者發矢射之不能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後使中以求爲
飲汝養病之爵今射不能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後使中以求爲
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
者以序刺慢由有智而能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
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筵然其方折或迴席通也左右謂折旋
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折或迴席通也左右謂折旋
揖之大射禮諸侯與其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一等
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一等

人辭升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拜受爵於筵前或然
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此言升
筵薦酒行燕禮也折旋揖讓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禮故也
射於澤宮然後射於澤宮後射於澤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是將祭必
射以擇士也然後射於澤宮後射於澤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是將祭必
射於澤宮然後射於澤宮後射於澤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是將祭必
郊則閭中注乃行於大射謂大公入驚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鄉則記曰
文言之賓之初筵左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西郊之學也澤宮之鄉則記曰
射之禮賓之初筵左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西郊之學也澤宮之鄉則記曰
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肅敬同也毛肅敬同也毛肅敬同也毛肅敬同也
不實射者謂侯亦別冬官梓人之射於朝侯而棲鵠則燕賓客即與射於寢侯則遠國屬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實射也獸侯則遠國屬
不言鄉射者鄉射是燕州長與其民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實射也獸侯則遠國屬
充配穀核至旅陳○正義曰此言邊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
先穀後核不依邊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邊豆實言穀也此經二句自相
者以穀後核不依邊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邊豆實言穀也此經二句自相
穀豆實類之知加豆之義而文耳祭禮有加豆邊豆實言穀也此經二句自相
陳者謂陳穀核於豆之義而文耳祭禮有加豆邊豆實言穀也此經二句自相
之實注云蓀乾醢也內則有桃之屬故稱核也此言之屬者以燕實而食之曰桃梅故稱
蓀注云蓀乾醢也內則有桃之屬故稱核也此言之屬者以燕實而食之曰桃梅故稱
之義故云蓀實爲蓀醢也內則有桃之屬故稱核也此言之屬者以燕實而食之曰桃梅故稱
屬也既以豆實爲蓀醢也內則有桃之屬故稱核也此言之屬者以燕實而食之曰桃梅故稱

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

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之非
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言大畫之意故以君侯釋之
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以上侯文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
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言有燕射之禮言燕射者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
有燕射之禮故言大侯既抗者若然燕射之禮言若射如鄉射以事未至鄉射初則張侯
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若然燕射之禮言若射如鄉射以事未至鄉射初則張侯
下綱是將射束之至於射此言既正爲司馬乃云至祭與○弟子脫束遂繫左
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侯既抗則以非步張三侯則
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侯矣此將射人而言大侯既抗則以非步張三侯則
舉鵠而棲之於彼注云皮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侯廣與崇復別
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侯廣與崇復別
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則天子侯等謂一侯中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道九十弓
弓二寸以爲侯中廣等則天子侯等謂一侯中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道九十弓
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官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之爲
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之爲
實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
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
三侯也射人云王射張三侯是侯司裘王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
張三侯也射人云王射張三侯是侯司裘王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
侯三侯也射人云王射張三侯是侯司裘王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
故二侯也謂之侯與諸侯謂三侯及王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
之則得爲諸侯謂之侯與諸侯謂三侯及王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
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爲淮南子
曰鵠者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
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正鵠皆鳥

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爲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
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
矢者矢配大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氏以此爲難者出於當時之意耳
而射謂之射大射之章言烝烝烈祖其非祭乎禮既烝烝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
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
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
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
然後能保而行之說以此故言烝烝烈祖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之
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義輕爲長不足箋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
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輕爲長不足箋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
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至之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
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獻爲奏也故知射夫至之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
士充之耦則天子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官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
王以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降之天子尊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在
耦之六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在
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
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
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之後今此箋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
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
乃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射之下始云
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射之下始云
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傳正以六耦非
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正以六耦非
義曰毛氏融注皆云十尺曰鵠侯四尺曰鵠二尺曰鵠四寸曰鵠四寸曰鵠四寸曰鵠
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鵠侯四尺曰鵠二尺曰鵠四寸曰鵠四寸曰鵠四寸曰鵠

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正尺方

正四寸也正中謂之欒方六寸也欒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

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質也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爾雅正

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大射之侯其於鵠中制皮爲鵠賓射之外亦共在一

侯鄭於周禮上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於鵠中制皮爲鵠賓射之外亦共在一

正鄭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中畫正之法形即鄉射記

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形即鄉射記

居侯中三分之鵠者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

發而中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循聲而發

則詩人之意以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侯之狀云以虎豹麋之皮飾

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正鵠之謂也鄭意以侯中所射之狀云以虎豹麋之皮飾

質也不言質之大亦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爲燕射明白之言若熊廣纔四

寸不足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明白之言若熊廣纔四

質者挾矢而後發矢至拾發以將乘矢是射事故其耦發拾發也彼注云禮曰射

既發功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各心競云我以上言獻

爾發功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各心競云我以上言獻

汝養謂求不飲也辭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是酒故云射以養老所

以養病求中以辭也辭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是酒故云射以養老所

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司士奉豐由西

階升坐設於西極西勝者之弟子洗罍升酌散南面坐奠於左司射命設封司士

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取豐上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者謂飲其

上遂執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者謂飲其

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其

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射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其

毛詩注疏十四之三小雅甫田之什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事也○**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旦反洽戶夾反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夫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與主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至得萬國之歡心○徧音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與主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也○錫音析嘏則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土之祭人復酌爲加爵○能如字徐奴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酌彼康爵以**讀爲斟音俱謂挹取酒餞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疏**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也一本人作又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敬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敬祐賜汝孝子以大之福令子孫其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敬祐賜汝孝子以大之福令子孫其

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
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明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養
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
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禮也
行○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
擊鼓○聲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
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至得萬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先祖於是有卿大夫矣
諸侯君矣是天下之禮而薦至得萬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先祖於是有卿大夫矣
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孫亦當敬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
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則王之孫亦當敬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
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賓則手自剗掘
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酌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
而賓之第子及己第子不能然至於洗酒而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傳敬者此皆先
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洗酒而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傳敬者此皆先
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
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以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
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
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
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
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此云鼓舞相
射之略者乎以此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威也魄也者鬼之威
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威也魄也者鬼之威
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
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
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
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

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尙臭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陽也凡
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陰
陽之氣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
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旣灌亦先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
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灌先牲則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
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則魄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
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
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
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二禮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
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服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
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
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
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
禮記爲言耳必知祖人之俗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
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
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之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
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於本情不必殷人
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旣載清酤玄鳥云大糴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
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旣至是
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旣至是
自外而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
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

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穀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
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
王鄭以此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爲國君則任至心○正義
曰鄭侯採其卿大夫也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
諸侯故爲卿大夫也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
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陳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
獻則王者之祭遠物以助之故知陳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
又並有卿大夫後有國君也國君之來必從焉亦有君者不見天下徧聘者故任
林之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不見天下徧聘者故任
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箋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
萬國者歡心舉大數箋因成萬國之歡心○假謂至喜樂也○正義曰經言百禮而箋云
特牲受福於尸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福及子孫故喜樂也以福王
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福及子孫故喜樂也以福王
手取至耦賓○正義曰居於室以故謂之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
云室人主耦賓○正義曰居於室以故謂之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
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室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
詩之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室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
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
是賓自取之云禮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
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又射司射者賓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
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此云主人亦入於
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
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
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牲禮云上祠舉奠入北之祭禮有
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祠舉奠入北之祭禮有

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土之祭禮嗣
 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
 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
 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然則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
 注云大夫之後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
 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此文
 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此文
 事故言是也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適長子世子記文無行事之
 次約士禮準之而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適長子世子記文無行事之
 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
 餼也言登以三爵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承上嗣明受之者嗣
 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舉諸侯有奠角在
 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舉諸侯有奠角在
 設饌於奧奠犖南迎尸主而卽席東面尸舉所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
 嗣子舉所奠之犖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
 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
 曰爵謂酌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食者
 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未知天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其各之曰佐食特牲
 一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如是賓手挹酒室
 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
 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
 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賓與室人在
 其後耳不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酒所以安體者射義
 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酒所以安體者射義

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
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欲飲不中者或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
辭故知以奏爾中欲飲不中者或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
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
飲酒之禮以至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
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未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
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酌虛爵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
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賓之下各云
卒爵者實觶於筐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第子及兄弟第子各
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者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
而己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第子舉觶之交錯非上
交錯其酬也特牲注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
云第子後生者也注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

溫溫柔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
和也

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箋云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
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

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暇暇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
同下章放此幡孚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婁

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
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知其秩抑抑又符筆密也悒悒嫺嫺也秩常也○抑於力反悒毗必疏賓之至其秩
知其秩反又符筆密也悒悒嫺嫺也秩常也○抑於力反悒毗必疏賓之至其秩

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
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

毛詩注疏十四之三小雅甫田之什八中華書局聚

止之時威儀猶能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所敬然
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實爲王所敬其
至旅後曰已醉公疾之乃威儀怩怩然而嫺嫺至於旅未醉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
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儀此皆化之敗亂天下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
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故民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
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
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
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傳反反至
僊僊然○正義曰此言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傳反反至
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僊僊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
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抑者是貌狀之辭下僊僊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
箋此言至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筵之時能自勅戒
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
下章無算爵時故音聲號嘯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論語云聖人吾不得
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論語云聖人吾不得
王既不得見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賓既醉
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賓既醉
止載號載嘯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
號呼謹嘯也傲舞不能自正也僊僊不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算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嘯女交反傲起其
尤注本正或作止按僊僊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嘯舞也郵音
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